

朝花夕拾

蕴藏了数十载的思夫之情,其中的辛酸苦楚似乎随着时光淡去,只化作期盼彼此安好的问候……

飞过海峡的“鸿雁”

■ 黄喜祖

“就是这张照片,这就是我去台湾见我父亲时,从大陆老家特地请照相馆师傅拍摄带去的……”家住福建省漳州东山县樟塘镇古港村,今年已是79岁高龄的张大桂指着那张黑白照片,眼眶一下子红红的。

一段骨肉分离的悲情故事,就从这张已泛泛黄的旧照片起,开始了诉说。

—

那是1950年5月盛夏的一天。

地处闽南东山东岛西南面偏僻的海边村庄,当年已为人夫为人父的张龙盛,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。那一天,他与一群同村的男人们一起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留下他身怀有孕的妻子黄甘珠。

3天之后,在东山东岛老县城城关(现铜陵镇)的南门湾,那群衣衫褴褛的男人,在威逼之下,耷拉着脑袋,上了一艘国民党的炮舰。

“他爸,记得写信回家啊……”人群之中一声凄厉的呼喊,随着海风的飘荡,传了过去。“回吧,照顾好自己和孩子,实情(闽南东山东岛方言指农田),就给他其他人去做吧……”一句万般无奈的话语,就着海浪的汹涌,推向海边沙滩。因为,此去何时归?问天,天难应,问地,地也难答。

这一去,人间岁月40载。

“那一年,5岁的我还不谙世事,但想也想不到,母亲是如何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。降生到这世界还不到几个月就天折的弟弟,更给了我母亲致命一击。”说着说着,张大桂的喉头哽咽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因为,张大桂亲历了那场骨肉分离的不幸,经受了手足天折的离殇,也目睹了母亲年华老去的苦楚。

时隔两年,“一页风云散,变幻了时空”。这座满目疮痍的海岛,终于迎来了新生。中国共产党带领百姓,在这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创新业。

二

日影滑落树梢,岁月流过指缝。古港村张家的这户人家,走过了30年的非常岁月,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的子孙满堂。

尽管时光荏苒,儿子长大成婚,黄甘珠用尽自己的一生,依然对着浅浅的海峡呼喊,可是等来等去,等到的却是由青丝变成白发。这个中的酸楚与苦辣,在她心底深深埋藏。

“在我40岁那年,也就是1985年初夏,一封从中国香港转道而来的信,终于让我们全家知道了父亲在中国台湾省,还活着。”

父亲的这封信,很短,只有几句话。

从张龙盛的第一封“简短”家书中,我们没有见到他对妻子黄甘珠体贴温存的言语。也许,这位飘零异乡数十载的异客,随着命运的捉弄与岁月的迁延,脑海中妻子的面容已经模糊了;也许,这位从旧中国走向他乡的男子,依旧恪守着含蓄的传统,对妻子虽然怜爱,却未敢付诸笔端吧?

此时,张大桂特地交代他的大儿子,把他与祖父往来的那些“台批”拿出来。翻阅着那些封面已经泛黄的“台批”,我们难以想象,这

旅人絮语

涓涓清清的泉水,映照李清照执着坚毅、大节大义的身影,让人记住,在漱玉泉畔,有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李清照。

■ 陈文念

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……”

半个多月前,为期8天的“如泉涌·首届清照诗歌艺术节”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明水古城落下了帷幕。诗歌节虽已结束,但这首李清照写在夏日的词,却让我动了心,于是不顾暑热出门去拜谒“一代词宗”李清照的故居,探寻这位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女词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。

此时的明水古城充满着郁郁的诗意。城墙、房舍、庙宇、高楼、牌坊在夏日里构成了一幅空灵静谧的画卷。

走进百脉公园,只见绿树婆娑,楼轩巍巍。明水湖波平浪静,泉水如镜。墨泉、梅花泉、漱玉泉……群泉竞涌,诸泉相连,相映成趣。以潭、溪、池、塘为纽带,以桥、岛、堤、栈相连,银线串珠般连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点的百脉公园,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——元好问、王士贞、蒲松龄、李开先等人曾在此流连忘返,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词丽句。

李清照的故居,便位于这山明水秀、群泉荟萃的百脉公园清照园内。

清照园素有“园在水中、水在园中、景在词中、词在景中”的美誉。院落中,曲廊凹凸

海峡两岸的所谓“家书”,竟然是如此的“情长纸短”。在那些书信里,总有那么几句:“家里一切如何?孩子都长大了吗?”……夫与妻、父与子间的互相牵挂,融进了这信笺里,往来于这浅浅的海峡。尽管是只言片语,但毕竟知晓丈夫还在人世。

思念,是一份心底里的挂怀。每次儿子回信,黄甘珠总要交代儿子:“让你父亲别担心我,出门在外,孤身一人,千万珍重。拍张合照,让你父亲高兴高兴,他也是儿孙满堂的有福之人了。”这就是情话吗?是啊,蕴藏了数十载的思夫之情,其中的辛酸苦楚似乎已然随着时光淡去,只化作期盼彼此安好的问候。

“现在咱家也盖上了新房,母亲身体健朗,只是一直牵挂着父亲你;儿子我有了仨男孩,我也有了稳定的工作,全家人的生活过得很好。托共产党的福啊……”张大桂说,每次给父亲回信,他都会把母亲对父亲的记挂,家中的一切安好,都写进书信之中,让这海峡鸿雁,捎去一份顺遂与祝福。

“古港村的张龙盛还在台湾,他没有再婚,还记挂着家乡的妻儿。往后一旦张龙盛回来,一家人和和美美,多幸福哦!”熟悉张龙盛一家的村民们,总会带着一份善良的期盼与祝愿,如此为他们祝福。

三

张大桂一家人也心心念念,如果张龙盛能够回到家园,一定会感叹,感叹如今中国的日新月异,欣喜自家的幸福安康。

然而,天不遂人愿。一纸“台批”猛然来

至告知:张龙盛因脑血栓而瘫痪在床,住进了台北一家专门收住没有家属照顾的去台老兵的荣民医院治疗。

闻悉张龙盛病患在身,黄甘珠夜不能寐,她多次催促儿子,赶快办好去台手续,去父亲身边,尽一份人子之孝。

终于等到了如愿的那一天。1989年6月11日,张大桂到达了台北。与离乡几十年的父亲,如何相认?张大桂在头脑中如过电影般,想了诸多的版本。一到医院,他见到的,便是一名已无法独立行动的垂垂老人。

“你是老大,还是老二?”病床前,记忆还是很清晰的张龙盛,拉着儿子张大桂的手问。此时的张大桂觉得可以确认了,这个老态龙钟的老汉,就是他日思夜想的父亲无疑!因为这位老者还能够清楚说出“当年我走时,你母亲还怀着身孕。”

白天他推着轮椅出来,让父亲看看树木青绿花儿盛开,呼吸新鲜空气;一有闲暇帮助父亲揉揉长年卧床的肌肉与筋骨;有时还特地说说母亲几十年来的艰难与苦痛,讲述家里如今翻天覆地的种种变化。

“有机会,你再陪母亲一起来台湾,她太苦了,我亏欠她的太多太多了。”听着儿子的诉说,张龙盛不免流下了两行老泪,向儿子表达自己的意愿。

“儿子啊,当年我首先来到的是金门岛,一驻就是20多年。与大陆的厦门,仅仅是一笔之遥,却无法跨越半步。”有时,父子俩坐下来说说说话,张龙盛便会说起以往的些许经历。在转述父亲的话语时,张大桂说得有声有色。

两个月太短,张大桂只得辞别需要儿子

照顾的老父亲,返回东山东岛。

虽然书信如常往来,毕竟仅是纸张上的墨水,岂能与尽孝身旁相比?可惜,1990年11月,张龙盛在台北过世,享年71岁。直至亡故,也没能够如愿以偿回到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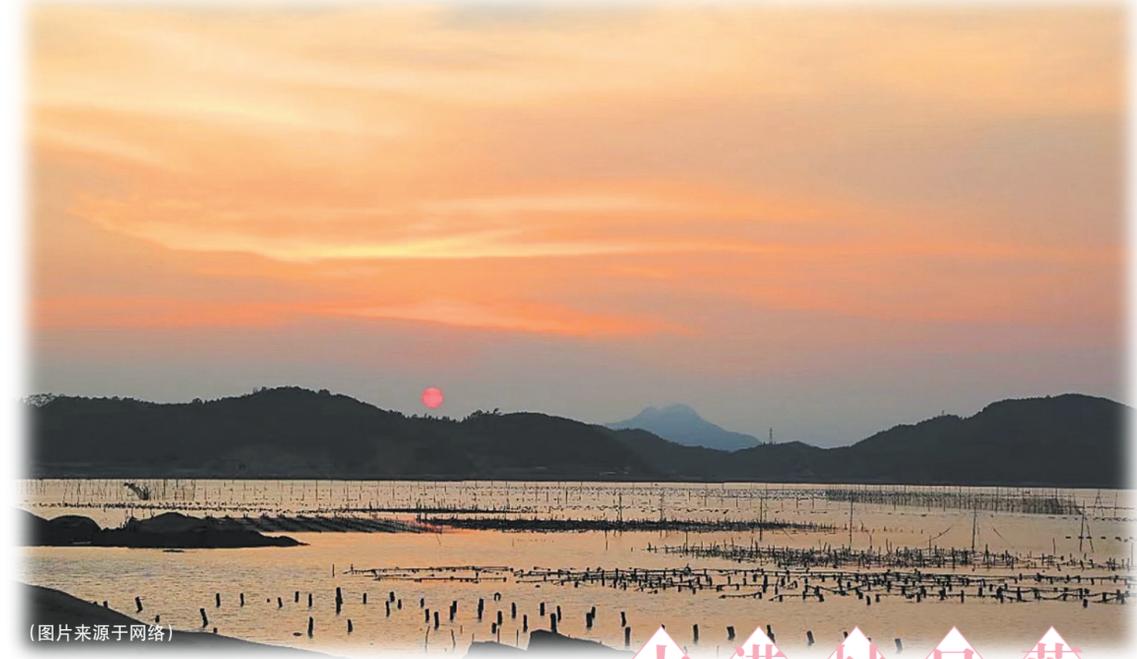
在古港村,闻知张龙盛作古,黄甘珠一下子神情呆滞。原本盼望着有朝一日,能与夫君团圆,可是等来的是阴阳相隔。无奈,古港村的张家,只能以一炷清香,隔海祭拜。黄甘珠,这位农妇,把一生对丈夫的牵挂,写在日月的轮回,却等来了这无尽的伤悲。

为了解除母亲心头的那份郁结,张大桂一回家就与她讲贴心与安慰的话,还抱来大儿子的女儿,逗奶奶开心。也许是时光荏苒,也许是孙女的乖巧,慢慢地,这些年来,母亲也逐渐想开了。她说,那是你父亲没有福分,怪不得别人哦。话虽如此,但此后的黄甘珠,越发衰老得快,就像要去追赶丈夫远去的脚步。

2023年7月25日,黄甘珠走完了百岁的人生坎坷旅途。张大桂湿润着眼眶幽幽地说,“母亲去世之后,我特意买了一块双穴墓地,等到能够再去台湾,一定把父亲的骨灰接回老家,与母亲同一个陵寝安葬,让他们夫妻‘团圆’。”

是谁,把家人背井离乡的思念化作啼血的鸿沟填平?

如今,距离黄甘珠逝世已近一年。犹记得,我们“台批”编委会几位同行采访张大桂一家的当天,东山东岛的阳光格外灿烂,仿佛昭示着充满希望、抚平伤痛的天。台湾回归祖国怀抱,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。

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古港村日落

清照园里读清照

有致,四周垂柳轻拂,青松挺立。吟风榭、漱玉堂、金石苑、易安楼等建筑错落有致,环绕一方清澈透明的池塘,池内,漱玉泉、梅花泉等名泉滔滔汩汩,浪花飞溅,一派勃勃生机。在回廊曲径中漫步,左可观水流云断,右尽览梅花泉涌。

漱玉泉系梅花泉侧畔的一孔小涌泉,四周建有圆形的青石护栏,池底铺就鹅卵石。涌泉水色如玉,以磅礴的气势,从地下喷涌而出,形似花蕾,声若隐雷,有“万颗珠玑时沸涌,一天星斗自空明”之奇观。相传,李清照当年常坐于漱玉泉边,端凝泉水,酝酿词句: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……”“花自飘零水自流,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……”她将自己的词集取名《漱玉集》,以玉质的温润明洁,比词体之温婉绮丽;以玉工之切磋琢磨,喻词家之斟酌推敲,得绝世佳句于世也。

在进二间走廊迎门屏风显眼处,鲜花丛中立有一尊风采卓然、超然绝世的李清照雕塑,面色从容淡定,端详着故居,从她那略微低头沉思的神态中,那读泉、赏月、观云的思绪天空如泉水涟漪,好像在构思酝酿着心中的诗篇。池内的六只小鸭在漱玉泉浮珠涌翠的一圈圈涟漪中,追逐,追逐……此景让我不禁联想到李清照乘舟荡漾在碧波粼粼的湖中的情形——她一边欣赏着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

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景,一边吟诵着“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……”

李清照就是在这风景如画,月色泉韵的地方长大的。这片泉韵秀水,见证着娟静婉约的李清照曾有天真无邪的幸福时光。李清照生在一个宦官家庭,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,博学多才,学问精深,是学者兼文学家,还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;母亲王氏也是名门闺秀,通晓文学。

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,李清照的诗词天赋发芽开花,惊艳了北宋时期文人那如椽大笔。她的词作《如梦令》“昨夜雨疏风骤”一夜之间震动京城。李清照同时代的学者王灼曾这样评论她:“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,才力华赡,逼近前辈。士大夫中已不多得。若本朝妇人,当推文采第一。”朱熹也称她:如此等语,奇女子所能,乃奇气横溢。

李清照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生活在蜜罐里——少女时代无忧无虑,过着与诗词格律相伴的文学时光。青年与赵明诚琴瑟和鸣,归来堂里共述《金石录》的欢乐之曲。而暮年的李清照却已然体验了失夫家碎、再嫁离婚的苦闷,亲历了亡国的强烈伤痛,让她在深深的苦海里像一叶孤舟无助飘摇。此时的李清照,瘦弱的身躯颤抖宛如寒风中的枯草,无助

绝望的泪眼盯向苍天。但她仍以绝世的孤独跳了一曲完美的独舞——雄心抗世,以笔唤天。

在李清照诗词里,《声声慢》这首词是精品中的绝品,她凭着匠心独运的文学创作天赋,将这满天愁绪又抽丝剥茧般的细细梳理,笔走蛇龙,化愁为美,一鸣惊人。

此时,置身清照园中,我想,若李清照能够穿越到今天,她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吧。且看,多少人沉醉在她的才华与愁绪中——络绎不绝的拜访者,无不走到刻着《声声慢》的照壁前,停下脚步凝眉细读,沉醉其中,思绪万千。我也再次沉浸于《声声慢》的情境中,穿越千古岁月,感受着李清照的“怎一个愁字了得”。思乡的雨,在她日渐苍老的心里咬出斑驳的伤痕,漆黑无眠的夜里,她独自清醒着、煎熬着……这首词的背后所蕴含的苦闷、伤痛、挣扎和追求,甚至是遍体鳞伤的无奈,我亦有所体会……

默默地背诵着《声声慢》,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回望她故乡的泉水涌流,方池半亩水盈盈映照出她高贵的灵魂,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;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。涓涓清清的泉水,映照李清照执着坚毅、大节大义的身影,让人记住,在漱玉泉畔,有个立于秋风黄花中寻寻觅觅的李清照。



素色清欢

从她高亢清脆的嗓门里,我们听到了川西儿女自强不息的号角,感受到了藏羌儿女团结一心奔小康的精神气神。

■ 邱小平

细数珍珠百十潭,流云在水近茅庵。一沟浓烈松林翠,满眼清幽宝石蓝……

再丰富的词汇,也描述不全九寨沟的秀色,湖水深碧的熊猫海,色彩斑斓的五花海,九寨明珠的珍珠滩,无不令人惊艳。然而,川西九寨之行,最令我难忘的还是那位川西游“侠”。

“我叫洪霞,是你们这趟九寨沟之行的导游,你们叫我洪霞就行。”旅游大巴一发车,她便自我介绍道。

川西妹子果然爽快利落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
我不得仔仔细细打量洪霞,只见她身材高挑纤细,长发披肩,容貌姣美,略施粉黛,穿着一件浅色T恤搭配蓝色牛仔褲,显得时尚又干练。

穿过一条漫长的隧道,旅游大巴就进入了山区,公路在山谷沿着岷江蜿蜒,一抬头,山峰陡峭壁立千仞,往下看,河水湍急汹涌澎湃,最令人惊悚的是大巴翻越山坡,几乎重现了《头文字D》中秋名山“五连发卡弯”的惊险刺激。

“刚才我们经过的是汶川,现在进入茂县地界。”为了缓解大家紧张情绪,洪霞开始介绍当地的人文地理,“自古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,尤其是2008年那场大地震,救援十分困难,来自全国各地的无私支援,才让我们从那场大灾当中走了出来,你们看,那个‘晋茂情’的纪念碑就是纪念山西省对口支援茂县而建的。”

公路旁,一个莲花造型底座,三个火炬挺立的纪念碑上,“晋茂情”三个字格外醒目,目之所及,震后重建的茂县风光秀丽,岷江穿城而过,两岸是江畔公园,特别迷人。

“茂县羌族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羌族博物馆,这是我们羌族人心中的圣地,你们看到路边高高耸立像瞭望塔的建筑,就是我们的羌碉。羌碉与羌红、羌笛、羌绣一起被称为羌族四绝。”洪霞如此一说,我们才知道,原来她是羌族姑娘。

“我们羌族是男主内,女主外,男人在家煮饭照顾孩子,女人在外挣钱养家糊口,像我家孩子的爸爸就没出过阿坝州,不会说汉语。我家就在一会儿要经过的松潘,当年是由安徽省援建的。”洪霞的介绍,让大家对羌族文化和安徽省援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。可未等洪霞讲完,大巴车经过了松潘,又开过了岷江源,海拔升到了3700多米,空气也变得稀薄,再加上长途乘车使人疲惫,很多游客便开始睡觉。

洪霞却紧张起来:“大家千万不能睡,这里是高海拔地区,一定要保持清醒,呼吸畅通,睡着了就有潜在危险。”洪霞提高嗓门,一个个把大家叫醒,然后说:“我唱一首羌族歌曲吧,给大家解解乏。”

于是,在高海拔的川西高原,洪霞嘹亮的歌声穿过岷江源,回荡在空气稀薄的松潘,大家没有一个人入睡,静静地让羌音萦绕耳旁,是那么动听。我们都动容了,为一个羌族姑娘的热情。

待大巴车重新回到低海拔地区,洪霞才让大家稍事休息。天已傍晚,劳顿一路的洪霞也禁不住困倦来袭,正当她准备打个盹的时候,手机突然响了,她如同川剧中变脸的演员,瞬间让笑容重新溢满脸庞:“么妹,你咋又在骑车哦,今天去看你祖祖了没有?”

“我正骑车去祖祖家,妈妈,你啥子时候回家吗,不是说今天回吗?”

“现在游客多,妈妈临时又接活了,这个团带完就回来撤。”洪霞温柔地和女儿视频。

“我女儿很漂亮,平时在茂县上学,放暑假回松潘乡下老家了。”洪霞自豪地说。

“你说的‘祖祖’是谁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的奶奶,女儿就喊她祖祖。”洪霞说。

大家不由得感慨,为了这趟加班的团,洪霞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。

之后的行程,洪霞每天都会再三叮嘱我们,从上山之前要服用红景天,到早晚一定要穿厚外套,事无巨细,一一安排妥当。

从九寨沟下来时,有一名游客突然发烧,在海拔3000米的乡村旅馆,距那里最近的医院也有几十公里,附近也没有诊所,洪霞逐家逐户地问,帮忙找体温计:“给她喝两粒感康,晚上睡觉捂着被,一定要把汗发出来,明早如果还不退烧,我让大巴送医院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五点多,大巴车还没有来,洪霞就风风火火地跑到游客的房間问:“退烧没有?”当得知那名游客退烧了之后,她才长舒一口气。

从黄龙景区返回成都途中,洪霞一直与女儿视频,其间她和司机沟通几次,准备在松潘县老家附近下车回家,全车游客都支持她回家,然而,事不凑巧,狭窄的山道因为出了交通事故而堵车严重,历经3个多小时龟速前进,洪霞最终放弃了回家的打算,“客人还在路上堵着,我怎么回家呢,这不是当逃兵吗?”最终,她和大家一起回到了成都。

三天的旅程,洪霞带着我们领略了川西秘境的绝美风光,也为我们讲述了大地震后川蜀的沧桑巨变,也对我们回馈了她力所能及的感恩之情。从她高亢清脆的嗓门里,我们听到了川西儿女自强不息的号角,感受到了藏羌儿女团结一心奔小康的努力,她笔直站立的身影里,是努力,是才华,亦是责任,是真心。

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,侠之小者,为友为邻,我不由得想起了洪霞的微信名“川西游侠”。不错,她的确是游客心中的川西游“侠”!

川西游「侠」